

解讀媒體中的新移民女性圖像系列座談會

一、活動說明：

近年來台灣在東南亞及大陸配偶人數的激增下，新移民女性已成為社會中的重要族群。但部分媒介中呈現的標籤化形象，卻使多數大眾將新移民與社會問題劃上等號。因此本次活動期望藉由媒體識讀的角度，帶領師生重新認識台灣的新移民女性，促使其以多元角度思考媒介真實與社會真實之異同、瞭解媒體所建構的新移民女性形象，進而學習包容多元文化。

二、活動時間：九十五年十一月十日(週五)，14:00~16:00

三、活動地點：慈濟大學，第一教學研討室(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1 號)

四、活動流程

時間	項目	內容	說明
14:00~14:05	引言	主持人引言、介紹與談來賓	主持人： <u>蔡鶯鶯</u> 慈濟大學傳播學系 副教授
14:05~14:25	專題論壇 第一回 發言 (20分鐘)	每位與談人均針對此主題發言，每位發言 5 分鐘 1. 媒體中呈現的性別圖像—媒介真實 vs. 社會真實	與談人： ◎ <u>蔡鶯鶯</u> 慈濟大學傳播學系 副教授
14:25~15:25	專題論壇 第二回 發言 (60分鐘)	每位與談人針對特定主題發言，每位發言 15 分鐘 2. 媒體污名化？解讀媒體中新移民女性身分標籤化(包含：性別形象、買賣婚姻制度、文化衝突等) 3. 「不要叫我外籍新娘」--新移民女性「正名」 4. 如何察覺媒體中的新移民女性刻板印象 5. 如何建立媒體與閱聽人的對話空間 6. 媒體之自許與期許	◎ <u>周典芳</u> 慈濟大學傳播學系 助理教授 ◎ <u>黃乃輝</u> 台灣新移民成長關懷 協會理事長 ◎ <u>柴松林</u> 人間福報社長兼總主筆
15:25~15:45	問題與 討論	意見交流 Q&A	與現場師生進行交流
15:45~16:00	結語	與談人及主持人結語	

五、參考資料

(一) 媒體中的「外籍新娘」形象 台灣立報 8 版 2006.10.17 蔡蕙如

大眾媒體時常是一家不良加工廠，當我們試圖以電視、報紙雜誌、廣播等散布的訊息作為我們瞭解世界的圖像並且加以消化時，不得不去注意那些被扭曲的、誇張的圖像就像是「黑心食品」一樣侵蝕我們的「身心健康」，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如何去相信媒體呈現的是所謂的「事實」的品質保證呢？

「外籍新娘」在媒體的建構下，搖身一變成為「社會問題」，相關的報導所建構的新移民女性形象大多是「假結婚真賣淫」、「降低人口素質」、「家暴受害者」；而他們的丈夫也多是「台灣社會底層階級」、「身心殘障者」、「騙徒」、「沙豬」等負面形象；而這群新移民女性的家鄉也被描繪成「獅子大開口的娘家」與「以女兒的婚姻作為營生工具」等。而這些報導在台灣目前惡質的媒體生態中（其中一家過度渲染的「獨家」，其他媒體便毫不思索的跟進），各家互相抄襲、利用尖銳且數量過多的形容詞與僅僅只有官方的說法，就構建成一篇篇查證不實與過度推論的報導，這些模擬兩可的論述便構成了對外籍配偶不當的刻板印象。

最近在 9 月初東森新聞兩則不當的新聞報導〈外籍新娘子女缺乏家庭教育，家境清寒也是問題之一〉與〈屏縣鹽洲國小混血兒全縣最多，家庭教育貧乏思想出現偏差〉引起了社團團體的注意，南洋台灣姐妹會、國際勞工協會、婦女新知以及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一齊向東森新聞歧視與污名化外籍配偶表示抗議與建言。在這兩則新聞當中，不斷傳遞出兒童出現偏差思想與缺乏家庭教育皆是因為母親的外籍身份，並且以「用錢買來的」將新移民女性物化，剝奪她們的基本人權。在記者的報導中，完全忽略外籍配偶沒有環境學習中文的困境而大肆強化「不會說中文是造成兒童緩慢學習的主因」，完全地倒因為果。並且以個案訴諸悲情，指陳「外籍母親與行動不便的父親這種困苦的環境，兒童只能自生自滅，無法帶給台灣希望」等不當的形容。報導中幾乎都是一種「呼告式的悲情訴求」，完全忽略台灣社會中的結構性問題，像是官方政策法令的苛刻、社會大眾的刻板印象等，不過好笑的是，這些隱而不見的問題也是媒體再現所造成的結果。Van Dijk 認為社會大眾對於各個族群的特定形象認知不僅來自媒體也受到媒體左右，而歧視的態度與行為也因此反覆再製，而人們不僅從媒體呈現學會對族群的歧視也一再以媒體內容作為偏見的辯解。

而雖然在這次拜會東森新聞部得到善意的回應，東森新聞部願意在《面對觀眾》節目中讓新移民女性有發聲的機會並且為這兩則做法不當的新聞道歉之外，也希望未來可以與社運團體合作，對內部記者舉辦在職訓練，加強記者對於弱勢團體的瞭解與正確的報導呈現。但是，對於媒體普遍地以簡易的方式錯誤污名化弱勢團體的報導層出不窮，身為閱聽人的我們更應該在瞭解媒體慣用的再現手法後，監督媒體並加以反應。（監看表下載：<http://www.t4u.com.tw/benla/mw1.doc/>）

資料來源：<http://publish.lihpao.com/Education/2006/10/17/0802/index.html>

作者：林福岳/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助理教授

「三月底，『台灣全紀錄』到丹大溪及布農族的舊部落探險，聽到刺耳的槍聲，循聲在溪底發現若干動物骨骸和屍體，有的甚至才被屠殺不久。工作人員立刻連絡林務局人員，該局人員表示，被屠殺的動物有水鹿以及稀有保育類動物山羌、長鬃山羊、白面鼯鼠等，推測獵人應該是當地的原住民。……李興文憤慨地說，有些水鹿被割去鹿茸、鹿鞭，顯示獵人為商業利益而濫殺；有的動物一槍斃命，當地人說是練槍或比賽槍法所為。」(中國時報 2001/04/10)

「苗栗檢方四日偵查終結四件妨害性自主案，其中有兩件發生在原住民部落，被告和受害少女都是原住民，由於都在欠缺法治觀念及酒後亂性發生，社會局、檢方特別到部落舉辦宣導活動，發生在部落的這些案件，也成了活生生的案例教育。」(中國時報 2005/02/05)

以上這兩則報導，都是和原住民有關的新聞事件。頭一則新聞，是某電視節目製作單位在原住民部落附近，發現了野生保育類動物的屍體，憤怒之餘，直接想到這應該是向有狩獵傳統的原住民所為，於是做出這樣的推測。

我將這則新聞在我的班上展示出來，讓同學來討論這則新聞背後所透露的訊息。一些同學紛紛露出不以為然的神情，我請一位布農族的同學發表意見，他搖搖頭說：「這不會是我們做的，如果我們把動物殺掉，屍體遺棄在地上，這樣我們會受到詛咒，可能會有不好的事情發生在部落，像是有人生病，或是收成不好。我們很忌諱做這樣的事情。」

上我這班課的同學是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的學生，其中約有半數是原住民，其他的漢人同學也因為長期在原住民及其文化的薰陶之下，而日漸「番化」(原住民自己這樣說)了。他們一看到新聞報導中類似如此的描述方式，馬上就能看出其中的問題所在，就是一記者的「刻板印象」作祟。

刻板印象的成因

所謂的刻板印象，簡單來說，就是人們對於社會中某一群體的行為和特質有一套固定的看法。這種看法未必是正面或負面的，但是因為已經形成一種固定的印象，所以很難改變。我們社會中對不同的族群，已經存在著許多刻板印象，例如說：客家人很勤勞節儉、原住民唱歌很好聽、湖南人脾氣比較硬、四川人喜歡吃辣、南部人具草莽精神……等等，讓我們對這些族群，形成了既定的印象。

那麼刻板印象是怎麼形成的？其實是人們為了用比較容易的方式辨識團體和團體、族群和族群之間的差異，就將某個團體或族群中比較鮮明的特質挑選出來，突出它的特性，這就是所謂的「類目化」。這些和其他族群明顯不一樣的特定類目，就會變成一種標籤，牢牢地附著在這些族群的身上，彷彿這些人天生就具有這樣的特質。然後經過各種傳播管道的流傳和散佈，久而久之，就形成大眾對於該族群的刻板印象。如果各位不健忘的話，應該還記得多年前曾經有一個綜藝節目，塑造出「董月花」這樣一個角色——中年、女性、家庭主婦、口音帶著濃厚的客家腔調等特質，讓大家印象極為深刻，連帶著也讓很多人以為客家婦女都是這個樣子。

嚴格來說，刻板印象倒不見得一定等同於負面的見解，但是刻板印象卻會因為帶著價

值判斷，而逐漸形成某些偏見。所謂偏見，是指對某個團體或族群的人有了負面的印象，像是有些人會認為原住民都很懶惰，不喜歡工作，喜歡喝酒，這就已經是偏見了。如果某種偏見變成實際的行為，因而對於一個族群造成負面的影響或是傷害，那就是「歧見」了。例如因為對於原住民有懶惰和愛喝酒的偏見，讓部分企業主在雇用員工時，經意或不經意地排除原住民，這就已經是歧視了。若到了最嚴重的程度，就形成「我族中心主義」，認為自己的種族是優於其他種族的，因此會採取種種措施或策略，排斥其他的族群，甚至阻礙其他族群的生存和發展，這就會造成許多的不幸。許多族群衝突和種族屠殺，都是因為我族中心主義而發生的，這是我們最不樂意見到的情形。

隱含刻板印象的新聞報導

刻板印象的問題，倒不在於對於特定族群的見解正確與否，或是有沒有傷害到他們的感覺，而是它代表了社會集體的成見，讓我們忽略了個別的差異，往往依據過分簡化的觀點及假設的意見對待他族，而失去了深刻認知、了解、體會他族的機會。這對於整個社會的互動和發展，都有不利的影響。

偏偏讓人生氣的是，我們的媒體卻是塑造和強化刻板印象的最大社會機制，不時都可以在媒體中看到充滿刻板印象的描述。最常見的例子就是：「原住民××××昨晚因酒後駕車肇事……」，這類新聞中往往將新聞當事人的身分列為最重要的新聞點，開宗明義就點明這是一則和原住民有關的新聞。或許有人覺得，新聞中說出當事人是原住民有什麼不對，應該有助於我們對新聞事件的了解啊！可是只要我們換個角度思考，一般人上了新聞，我們會特別標明：「漢人××××昨晚……」嗎？這樣就不難理解標明「原住民」身分的荒謬了。

傳播學者王嵩音曾經針對報紙和電視新聞中關於原住民的新聞報導，分別分析其中如何建構原住民的形象。結果發現在報紙方面，原住民的整體形象前十名是：爭取權益、文化沒落、不受政府關心、貧窮、人口外流、工作低下、教育程度低、地處邊陲、歌舞精湛、生活環境差。電視方面的前十名則是：爭取權益、文化沒落、歌舞精湛、地處邊陲、重視文化保存、交通不便、文化豐富、生活環境差、原始、酗酒。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印象都和原住民的自我形象認知有相當的差別，可見其中真的有漢人的刻板印象存在。

那麼，接下來值得我們關切的議題就是：媒體為什麼會呈現出這些刻板印象呢？難道他們不知道自己的報導充斥著刻板印象嗎？

「框架」與新聞工作者

這就要用「框架」的觀點來解釋了。近年來的新聞研究，常常用「框架」(frame)的觀點來解釋記者和其他媒體工作者在處理新聞時，他們的認知活動過程和符碼製造方式。「框架」是認知心理學的一個概念，是指人們接觸外在世界，組織事件的原理與主觀解釋過程，有了這套心理過程的基礎，人才可以去了解、指認、和界定生活中所接觸到的種種經驗。換句話說，框架是人們將外在客觀的社會真實，轉換為主觀思想的重要心理憑據，有了它，才能形成我們對所處世界的看法看評價。

對新聞工作者而言，他們在處理新聞事件的時候，也會有他們採用的新聞框架，他們會將接觸到的事件，先轉換為有新聞價值的社會事件，同時在考慮這個事件和公眾的關係以及社會意義後，再把它用文字或是影像聲音轉換為新聞報導。在這個一再轉換的過程中，新聞工作者就要用他們自己的經驗（也就是框架）將事件找出它最鮮明的特質，另一方面要和自己熟悉的框架連結，產生一致的意義，這樣才能處理這則新聞。所謂自己熟悉的框

架，最有可能的就是既有的刻板印象。

所以，一個記者如果沒有親身接觸原住民的經驗，或是他對於原住民的了解多半是來自媒體所建構的形象，就很容易用從媒體得來的刻板印象做為處理新聞的框架，在一個新聞事件中，選擇他認為符合自己框架的素材，並且予以誇大，而排除掉他比較陌生，或是不符合自己框架的部分。

例如下面這則新聞：

「彰化縣大葉大學昨天捐贈 37 台二手電腦給芳苑鄉新寶村原住民，並接受縣府委託開辦兒童電腦基礎班、原住民夫妻成長營，社區原住民反應熱烈，報名十分踴躍。

新寶村安家新村社區的原住民家庭都屬九二一地震受災戶，在政府的協助下從南投、台中兩地搬遷來此，解決他們居住的問題。由於原住民家長平日忙於工作，疏於子女的教育，致多數學童在電腦方面，操作能力相當薄弱，學習果大打折扣。」(聯合報 2005/03/06)

這原本是一則溫暖而具有社教意義的新聞，但是卻提到一句「原住民家長平日忙於工作，疏於子女的教育」，這句話乍看之下似乎沒有什麼問題，但是仔細想想，社會上多的是忙碌的家長，也多是疏於教育子女的家長，但是為什麼原住民的家長忙碌，就一定疏於照顧子女？如果沒有明確的數據顯示，原住民的家長因為忙碌而疏於照顧子女的比例高於漢人，那麼記者憑什麼寫出這樣的字句來？或許就是自己的刻板印象所造成的，也可能是因為完全依賴消息來源的框架，而影響了自己的新聞框架。

在本文一開頭所列的第二則新聞，也有類似的狀況。事情原本是因為地方發生了性侵害案件，所以社會局和檢方希望藉助法治教育，以提供當地居民法治觀念。但是記者在報導這則消息時，卻將重點擺在原住民部落，以及被告和受害人的原住民身分上。試想想，如果發生這則案件的雙方都是漢人，媒體還會如此處理這則新聞嗎？也就是說，記者對原住民的刻板印象，建構了記者對原住民的新聞框架，進而影響了媒體對於原住民新聞的處理方式。

新聞報導塑造弱勢族群刻板印象

這樣的例子在媒體上屢見不鮮，讓我們不禁憂心台灣的媒體工作者有無察覺自己在無意中的種種刻板印象，如何型塑了自我的新聞框架。這樣的刻板印象不僅僅是對於原住民，對於任何族群都是如此，特別是和主流社會比起來相對少數或弱勢的族群，諸如：客家人、原住民、外籍勞工、外籍配偶、身心障礙者……等等，都可能存在著某種刻板印象。

學者王嵩音曾經將台灣原住民在新聞中的呈現，依報導趨勢分成幾個階段：一、忽略期（民國 70 年以前）；二、問題期（民國 70 年代前期）；三、社運期（民國 70 年代後期）；四、逐漸重視期（民國 80 年以後）。似乎顯示我們的媒體對於原住民的報導有進步的趨勢。但是時至今日，我們仍然不時可以在媒體中找到對原住民的種種刻板印象，顯然我們雖然已經發展到了逐漸重視期，但是問題期的種種現象仍時而有之。這到底是因為我們的媒體不夠進步？還是閱聽人辨識的素養不足、監督的力量不夠？

或許，兩者都有吧！刻板印象並不單單存在媒體工作者的框架之中，也存在我們每個人的框架當中。所以若想要改變這種現象，雙方都要做一點框架上的調整工作。

媒體工作者應自我省思

對於媒體工作者而言，最應該注意的是，當處理到和族群或某團體相關的議題時，尤其是弱勢團體，應該先檢視一下自我的新聞框架，有沒有因為某些刻板印象，而產生「想當然爾」的情形。不要以為外籍傭工就一定教育程度低下、單親家庭就一定對子女照顧不週、原住民就一定能歌善舞。將其中的「就一定……」稍稍重新保留一下，直接去面對新聞事件的本身，是消除刻板印象的第一步。

其次，媒體工作者也應該對所報導的對象，進行更深入的了解，避免直接用刻板印象去揣測，妄下定論；即使是來自消息來源的資訊，也要有辨識其真偽的能力。會打獵的就一定是原住民嗎？其實台灣有很多獵人盜獵保育類動物，是為了某些珍貴的藥材或是食材，才會將經濟價值低的屍骸棄置在山林中，而這些多半是漢人。依照原住民的習俗，他們打獵得手之後，會將整個獵物搬運回去，經過一定的儀式程序後再分送族人食用，將屍骸棄置是十分禁忌的事情。如果對原住民的狩獵文化有一定的認識，記者就不會在沒有證據的狀況下擅自推測是原住民所為。

除此之外，每一位把關的守門人，包括採訪主任、編輯、高階主管等等，也應該要時時提醒檢視每一則傳來的新聞，其中有沒有不經意透露出來的刻板印象甚或是偏見。在記者的養成過程和日常訓練中，也應該要針對族群和刻板印象的課題深入探討，避免因為守門人的既定框架，強化社會對特定族群的刻板印象甚或是偏見。

當然，有一個比較釜底抽薪的辦法，就是培養屬於該族群自己的媒體和媒體工作者，讓他們因為能夠體會和了解自身的文化和思維，或許可以避免其中產生的刻板印象和偏見，例如原住民記者在採訪部落的祭典儀式時，就不會有一般記者霧裡看花或是憑己意揣測的情形發生。不過，這其中也有一些爭議，像是具有原住民身分是不是就必然沒有刻板印象和偏見、記者的專業素養和足夠與否、對於事實的報導和揭發會不會有所隱瞞……，都是可以再深入探討的議題，但總是一個值得嘗試的方向。

自身經驗勝過媒介訊息

對於廣大的閱聽眾而言，要如何才能避免被新聞框架中隱含的刻板印象所引導，而對於某個族群的人們和文化有真正的認識？或許最根本的做法就是拋下媒體，直接去接觸該族群。既然框架無可避免，那麼為何不讓我們自己透過自身的經驗，建構屬於自己的框架？

曾經有學者針對國小教師對原住民的認知印象進行研究，發現會影響教師正負面認知不同的最重要因素，在於這些老師有沒有和原住民親身接觸的經驗。有原住民朋友或是有原住民親戚的漢人教師，對原住民比較不會持有負面的印象。而這種接觸如果是朋友的關係，就更有助於他們對原住民的好感。這顯示我們若是能夠直接地和不同族群多接觸，就愈能避免用刻板印象去對看待其他的族群，以開放的胸襟面對和自己不同的文化和思維，化解種種不必要的偏見和歧視。

當媒體充斥著對不同族群的刻板印象時，最好的解決之道，反而是來自閱聽大眾所具有的多元文化內涵，所建構的多元化社會。閱聽人面對和自己不同的族群時，能夠秉持著尊重、包容、欣賞的原則，建立屬於自己的認知和感受，就能夠更清明的觀照媒體的荒謬和怠惰。原來，原住民並不是如我們想像的如此這般。

閱聽人心中的燭照，積極監督和勇於糾正地看待媒體，是我們媒體去除刻板印象的最佳途徑。

(三) 台灣新移民成長關懷協會報告

從她們的需要 看到我們的責任

許新移民一個美好的未來

我們的新移民，無論是外籍配偶或大陸配偶，就是因為命苦和生活艱難，想要一圓「改善娘家生活，追求自己幸福」的美夢，才抱著勇氣，下嫁來台灣。結果，娘家的生活改善了，但是自己卻是要面對茫茫的未來；他們要面對新環境、社會文化及關係所產生個人的生活、心理適應問題，以及夫妻、親子、姻親的溝通互動不良、關係衝突、價值差異等問題，甚至面對比原來更不堪的命運和更大的生存威脅。這就是我們再怎麼困難，也要走出來幫助她們的動機！

智障 殘障 腦性麻痺 多重障礙 身心障礙者 買賣婚姻 外籍新娘 外籍配偶 新住民 新移民

前者因為先天的因素，如影隨形的加諸在我身上，讓我艱難的走了四十年，深知殘障者的感受、需求與困境，因此我化阻力為助力，經過一路持續不斷的努力奔走爭取，才有今天身心障礙者保護法和特殊教育法的福利，使近百萬的殘障朋友得享終身的保障與權益。

後者因為人為的因素，藉由婚姻身分的改變，沒想到我娶了強娜威後，理所當然的成為外籍新娘的家屬，而這些來自印尼、越南、菲律賓、泰國等南洋國家的外籍配偶，因為本身國力的差異竟也成了具有等級差別的社會意義，政府採取十分保守的心態，使這些配偶依舊不能享有一個台灣公民應有的權利，還時常遭受來自政府部門監視的眼光，以及受到種種違反人權行為的壓迫，才深刻感受到她們連最基本的人權和生存權都不如四十年前的殘障朋友。

從過去到現在，不管我推動任何政策或爭取任何福利都受到不同的褒和貶，但是由於身旁的長輩朋友全力的支持，促使我將個人的毀譽置之度外，堅持奮鬥的理想，才得以成就今天的局勢和政策及相關福利。在一路走來始終如一的過程中，雖然少數人用質疑的眼光和污名化的態度給我打擊和阻攔，但是多年來企圖挑戰權威和征服社會偏頗觀感的心志不但沒有退縮反而不斷地增強。期待我們現在走的每一步，都能有助於外籍配偶的子女勇敢地面對未來，不要將來讓人批評他們有外籍新娘的媽媽... ..

世界衛生組織報告研究中顯示，腦性麻痺患者在三十五歲之後，身體的機能會急速退化。我珍惜上天所賦予我的寶貴生命，在與時間賽跑的急迫中，期望自己能善用有限的生命創造無限的價值，所以心中急於想籌組全國性民間社團，凝聚有志之士的力量，群策群力的協助新移民取得一般國人應有的權益並接受良好教育的機會。每當遭受挫折和打擊時就不斷地安慰和鼓勵自己，因為我做過的每件事情，可以幫助自己又可以幫助四十萬的新移民。

從六年前在娜威身上發生不合乎人權和不宜的政策，我們一一爭取她們的權益，以下我舉例說明：一、觀光簽證變成在台居留證。二、健保和工作權縮短取得時限。三、廢除母國良民證，定期戶口普查。四、推廣多元文化教育，廣開生活適應輔導班。五、透過公

共電視移民新娘三部曲宣導，讓媒體得以正確客觀報導，不使其污名化。六、舉辦公聽會和移民論壇等，促進移民署順利成立（預定今年十二月一日掛牌成立），使政府得以公平合理的制定政策。七、政府編列十年三十億基金，照顧輔導外籍配偶。八、專家學者積極投入研究相關議題。九、成立教育優先區，輔導新台灣之子。十、企業民間機構大量投入資源，幫助新移民。十一、促使外籍配偶由婚姻業務變成移民業務，政府並宣佈將中止婚姻媒合業。十二、促使政府修改人口政策綱領，將台灣新移民之子列入重大輔導目標。

也許各位會質疑，這五年來政府和民間機構，已經積極幫助新移民，為什麼我還要成立新的協會和學會？在此我要鄭重聲明，個人的力量有限，目前有這麼多的民間機構，在做新移民的個案輔導及開班授課工作，但我想做一些和他們不一樣的工作。我希望能與這二十年來一直支持我、引導我的紀政女士，共同推動新移民的就業訓練和創業輔導。政府從國庫提撥三十億成立「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基金」，擬定了這麼好的政策和福利，為什麼新移民不能走出來，原因不外乎是公婆不能放心，夫家不能安心，他們沒有信心。如果我們能夠協助她們取得一技之長或者協助其就業，夫家還會禁止她們走出來嗎？我們想將中山足球場創造成新移民就業、創業的「好所在」，讓這個地方形象不再是負面的，取而代之的是國際多元文化的新地標。只要想到東南亞美食及多元文化，就來足球場逛逛，這便是本協會存在的功能。

希望協會能夠廣邀專家學者來培訓相關人員投入公部門，教育機構能真正接納新移民及其子女，讓每個人有正確的觀念和教育的態度來幫助她們，更希望在大專院校能夠開辦教育學習中心，讓有心進修的老師和新移民，都有學習的地方。此外，新移民子女教育問題的關懷也是本協會未來著力的另一重點。

最後，我要重申經常在政府檢討外籍配偶重大政策會報中，常講的一句話，其實新移民她們期待能有一間像台灣街頭巷尾的小土地公廟，讓她們小孩子生病、跟先生有口角時，能夠跑到土地公廟，祈求保佑她們小小的心願。但是我感覺到，政府也好，比較知名的民間機構也好，常常扮演遙不可及的天公廟，只能在逢年過節祈禱國泰民安、風調雨順。但願我們這個協會就像一間小小的土地公廟，期待各位長輩朋友，能夠時常給我們支持，點燃廟裡的香火，延續先民渡海來台開闢家園、落地生根、安居樂業的拓荒精神，指引這些遠度重洋的新移民和其家屬，能腳踏實地，認同這塊土地，讓台灣成為她們真正的家。

黃乃輝 謹誌 2006.10.15

六、 延伸閱讀

夏曉鶯(2002)。《流離尋案—資本國際化下的「外籍新娘」現象》。台灣社會研究叢刊 09。

成露茜、羅曉南主編(2005)。《批判的媒體識讀》。台北：正中書局。

潘榮吉(2006)。〈點一盞燈：從提升新移民子女教育談起〉，《台北市終身學習網通訊季刊》。

2006年6月，第33期。台北市立圖書館。

黃乃輝(2006)。〈新移民，路茫茫〉。中國時報，時論廣場，2006年7月26日。

管中祥(2006)。〈媒體觀察：輕鬆愉快的集體歧視〉。台灣立報，2006年6月29日。

王君琳、陳雪慧(2006)。〈族群與媒體：南洋姊妹獲得遲來正義〉。蘋果日報，2006年5月16日。